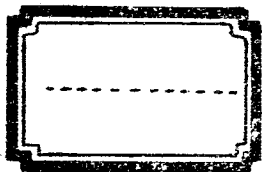


五臺山



九〇年三月



中華書局印行

小小說例言

一本書文字淺顯材料活潑名曰小小說凡已通文字者固可取以消遣卽略解字義者亦可藉爲通文之捷徑足爲社會教育及家庭教育之補助品

一本書材料皆本諸舊小說取其富有興趣而無傷道德者並於每種封面繪成彩圖鮮明悅目尤足助人興味

一舊小說向爲社會所歡迎惟事實之間凡有傷風化者本書概爲刪去文字之間或有原文太深及俚俗者本書概加改竄俾閱者易於領悟免涉歧邪

一本書每敘一段故事祇述本事之事實繁文駢語概從刪改文字分段另行排列尤易醒目起首結尾前後相應平時觀覽可悟謀篇布局之法虛字用法習見純熟自易貫通

一本書用三號字排印行款疏朗絕無蠅頭小楷字迹模糊致傷目力之弊小本精裝尤便攜帶

一舟車勞頓閨閣清閒手此一卷誠爲絕妙之消遣品

日參
1744.13
2 5-78

大



大鬧五台山

山西代州。有一座五台山。向來是得禪高僧修行之地。寺院清幽。戒律森嚴。行住僧衆。不天津市圖書館藏一箇敢稍放肆。都是規行矩步。守那禪規。其中卻有天津市圖書館藏一箇和尚。忽然橫衝直撞。大鬧起來。弄得山門前天津市圖書館藏剛臥地。寶殿上尿穢橫流。一切僧衆。都七顛八倒。無天津市圖書館藏法可施。只叫得苦。

小小說

大鬧五台山

中華書局印行

這和尚原來是軍官出身。半路出家。本姓魯。單名達。力大無窮。生性粗鹵。一日在本鄉路見不平。三拳打死了一箇惡人。官司行文捕拿。沒處逃避。他有箇盟兄趙員外。就在五台山文殊院裏替他剃度出家。免得受罪。當時院內長老賜他一箇禪名。叫做智深。且與他摩頂受記道。一要皈依佛性。二要皈奉正法。三要皈敬師友。此是三皈。五戒者。一不要殺生。二不要偷盜。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貪酒。五不要妄語。智深不

曉得戒壇答應能否二字。卻便道。俺記得衆僧聽了。都匿笑不已。受記已罷。趙員外辭了長老。別了衆人。上轎下山回家去了。長老自引了衆僧回寺。話說魯智深回到叢林。選佛場中。禪牀上。撲倒頭便睡。上下肩兩箇坐禪的和尚。推他起來說道。使不得。既要出家。如何不學坐禪。智深道。俺自睡。干你甚事。和尚道。善哉。智深喝道。團魚俺也喫。甚麼善哉。和尚道。卻是苦也。智深便道。團魚大腹。又肥甜了好喫。那得苦也。

上下肩和尚都不睬他。由他自睡了。

次日。要去對長老說。知智深如此無禮。首座勸道。長老說道。他後來證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你們且沒奈何。勿與他一般見識。和尚自去了。智深見沒人說他。每到晚便放翻身。體橫羅十字。倒在禪牀上睡。夜間鼻如雷響。要起來淨手。大驚小怪。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屎。徧地都是。侍者稟長老說。智深好生無禮。全沒些箇出家人體面。叢林中如何安著得此等之人。

長老喝道。胡說。且看檀越之面。後來必改。自此無人敢說。魯智深在五台山寺中。不覺攪了四五箇月。時遇初冬天氣。智深久靜思動。當日晴明。智深穿了皂衣直裰。繫了鴉青絛。換了僧鞋。大踏步出山門來。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坐在凳上。想道。俺獸麼。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教俺做了和尚。餓得乾癯了。趙員外這幾日。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與俺喫。口中淡出清水來。這早晚如何得些酒來喫也好。正想

酒哩。只見遠遠一箇漢子。挑著一付擔桶。唱上山來。上面蓋著桶蓋。那漢子手裏拿著一箇鏟子。唱著上來。唱道。九里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舊刀鎗。順風吹起烏江水。好似虞姬別霸王。魯智深看見那漢子挑擔桶上來。到亭子上歇下擔桶。智深道。漢子你那桶裏是甚麼東西。那漢子道。好酒。智深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和尚你真箇作耍。智深道。俺和你耍甚麼。那漢子道。我這酒挑上山去。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

直廳轎夫。老郎們做生活的。喫本寺長老。已有法旨。倘賣與和尚們喫了。我們都被長老責罰。追了本錢。趕出去。我們現借著本寺的本錢。住著本寺的屋宇。如何敢賣與你喫。智深道。真箇不賣。那漢子道。殺了我。也不賣。智深道。俺不殺你。只要問你買酒喫。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擔桶便走。智深趕下亭子。雙手拿住扁擔。只一腳。踢得那漢子雙手掩著小腹。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不得起來。智深把那兩桶酒。提在亭

子上。地下拾起鏟子。開了桶蓋。只顧舀冷酒喫。無移時。兩桶酒喫了一桶。智深道。漢子。明日寺裏來討錢。那漢子方纔痛止。又怕寺裏長老得知。壞了衣飯。忍氣吞聲。那裏敢討錢。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拿了鏟子。飛也似的下山去了。

只說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卻上來。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酒越湧上來。智深把卓直裰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下。露出脊背上花

繡來。搨著兩箇膀子。上山來。看看來到山門下。兩箇門子遠遠地望見。拿著竹篋來到山門下。攔住魯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子弟。如何喫得爛醉了上山來。你眼不瞎也。見本寺貼著曉示。但凡和尚破戒喫酒。決打四十竹篋。趕出寺去。如門子縱容醉的僧人入寺也。喫十下。你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篋。魯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來舊性未改。睜起雙眼叫道。你兩箇要打俺。俺便和你厮打。門子見勢頭不好。一箇飛也。

似的去報監寺。一箇虛拖著竹篴攔他。智深用手隔開。揸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打得跟踉蹌蹌。卻待掙扎。智深再復一拳。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魯智深道。俺饒你這厮。跟踉蹌蹌。攛入寺裏來。監寺聽得門子報說。叫起老郎火工。直廳轎夫。二三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廊下搶出來。卻好迎著智深。智深望見。大吼一聲。卻似嘴邊起箇霹靂。大踏步搶入來。衆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出身。後見他行得兇了。

慌忙都退入殿裏去。便把亮桶關了。智深搶上階來。一拳一腳。打開亮桶。二三十人都趕得沒路奔逃。智深奪條棒。從殿裏打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老。長老聽得。急引了四五箇侍者。直來廊下喝道。智深不得無禮。智深雖然酒醉。卻認得是長老。撇了棒。向前來打箇問訊。指著廊下。對長老道。智深喫了兩碗酒。又不曾撩撥他們。他衆人又引人來打俺。長老道。你看我面。快去睡了。明日卻再說。魯智深道。俺不看長

老面便打死你那幾箇禿驢。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去。智深一到禪牀上。撲地便倒。齣齣地睡了。

衆多職事僧人圍定長老。告訴道。向日徒弟們曾說此人凶鹵。不宜爲僧。今日如何。本寺那容得這箇野貓。亂了清規。長老道。他雖是眼下有些囉。後來卻成得正果。沒奈何。且看趙員外檀越之面。容恕他這一番。我自明日叫來埋怨他便了。衆僧冷笑道。好箇沒分曉的長老。各自散去。次日早齋罷。長老使侍者

到僧堂裏坐禪處。喚智深時。尚兀自未起。待他起來。穿了直裰。赤著腳。一直走出僧堂來。侍者喫了一驚。趕出外來尋時。卻在佛殿後撒尿。侍者忍笑不住。等他淨了手。說道。長老請你說話。智深跟著侍者到方丈。長老道。智深你雖是箇武夫出身。今趙員外檀越。薙度你。我與你摩頂受記。教你一不可殺生。二不可偷盜。三不可貪酒。你如何夜來喫得大醉。打了門子。傷壞了殿上硃紅桶子。又把火工道人。都打走了。口

出喊聲。如何這般行爲。智深跪下道。今番不敢了。長老道。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亂了清規。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定趕你出寺。再後休犯。智深起來合掌道。不敢不敢。長老留在方丈裏安排早飯。與他喫。又用好言語勸他。取一領細布直裰。一雙僧鞋。與了智深。教回僧堂去。又勸他但凡飲酒。不可盡歡。嘗言酒能成事。酒能敗事。那小膽的喫了也胡亂做了大膽。何況性高的人呢。

再說魯智深自從吃酒。鬧了這一場。一連三四箇月。不敢出寺門去。忽一日天氣暴暖。是二月的時令。離了僧房。信步踱出山門。立了看著五台山。喝采一回。猛聽得山下鷄鳴狗吠。雜著人的聲喧。順風吹上山來。智深再回僧堂裏。取了些銀兩。揣在懷裏。一步步走下山來。出得五台福地牌樓。來看時。原來卻是一箇市井。約有五七百人家。智深看那市鎮上時。也有賣肉的。也有賣菜的。也有酒店麪店。智深尋思道。俺

呆麼。早知有這箇地方。不奪他那桶酒喫。也早下來買些喫。這幾日熬得清水流。且過去看看甚東西買些喫。行不到二三十步。見一箇酒旗挑出在房簷上。智深掀起簾子。來到裏面坐下。敲著桌子叫道。拿酒來。賣酒的主人家說道。師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裏面的。長老已有法旨。倘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裏僧人喫了。便要追了小人們本錢。又趕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賣些與俺喫。俺定不說是你。

家便了。那店主人道。胡亂不得。師父別處去喫。休怪。

智深只得起身。便道。俺別處喫得。卻來和你說話。出得店門。行了幾步。又望見一家酒旗兒。直挑出在門前。智深一直走進去。坐下叫道。主人家。快把酒拿來。賣與俺喫。店主人道。師父。你不曉得。長老已有法旨。你定也知。卻來壞我們衣飯。智深不肯動。三回五次。那裏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身又走。連走了三五家。

都不肯賣。智深尋思一計道。不想箇道理。如何能穀有酒喫。遠遠地杏花深處。市梢盡頭。一家挑出箇草帚兒來。智深走到那裏看時。卻是傍村小店。智深走入店裏坐下。便叫道。主人家。過往僧人。買碗酒喫。莊家看了一看道。和尚你那裏來。智深道。俺是行腳僧人。遊方到此經過。要買碗酒喫。莊家道。和尚若是五台山寺裏的師父。我卻不敢賣與你喫。智深道。俺不是。快將酒賣來。莊家看見魯智深這般模樣。聲音各

別。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問多少。大碗只顧篩來。約莫也喫了十來碗。智深問道。有甚肉。拿一盤來。喫。莊家道。早來有些牛肉。都賣完了。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走出空地上看時。只見牆邊砂鍋裏煮著一隻狗在那裏。智深道。你家現有狗肉。何不賣與俺。喫。莊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喫狗肉。因此不來問你。智深道。俺的銀子有在這裏。便摸著銀子遞與莊家道。你且賣半隻與俺。莊家連忙取半隻熟狗肉。

搗些蒜泥。拿來放在魯智深面前。智深大喜。用手扯那狗肉。蘸著蒜泥喫。一連又喫了十來碗酒。喫得口滑。只顧討。那裏肯住。莊家倒都呆了。叫道。和尚算了罷。智深睜起眼道。俺又不白喫你。管俺做甚。莊家道。再要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來。莊家只得又舀一桶來。智深無移時。又喫了這桶酒。剩下一隻狗腿。拿來揣在懷裏。臨出門。又道。多的銀子。明日再來喫。嚇得莊家目瞪口呆。罔知所措。看他卻向五台山上去了。

智深出了店門。走到半山亭子上坐下。一回酒卻湧上來。跳起身來口裏道。俺好些時不曾拽拳使腳。覺道身體都困倦了。俺且使下幾路看。下得亭子。把兩隻袖子搭在手裏。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發。只一膀子。擲在亭子柱上。只聽得刮喇喇一聲響亮。把亭子柱打折。亭子攤了半邊。門子聽得半山裏響。高處看時。只見魯智深一步一擲。搶上山來。兩箇門子叫道。苦也。這野貓今番又醉得不小。便把山門關上。

把拴拴了。只在門縫張時。見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關了門。把拳頭擂鼓也似的敲門。兩箇門子那裏敢開。智深敲了一回。扭過身來。看看左邊的金剛。喝一聲道。你這箇大漢。不替俺敲門。卻拿著琵琶只顧彈。俺不饒你。跳上台基。把柵刺子一扳。卻似撕葱一般。扳開了。拿起一根折木頭。朝那金剛腿上便打。只打得泥和顏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也。只得報知長老。智深等了一會。調轉身來。看那右邊金剛。喝一聲。

道。你這厮張開大口。卻來笑俺。便跳過右邊台基。把那金剛腳上。重打兩下。只聽得一聲震天似的響。那尊金剛從台基上倒撞下來。智深提著折木頭大笑。兩箇門子去報長老。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去。只見這首座、監寺、都寺、并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方丈稟說。這野貓今日醉得不小。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好。長老道。自古天子尙且避醉漢。何況老僧乎。若是打壞了金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

來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蓋。這箇且由他。衆僧道。金剛乃是山門之主。如何可以換過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也沒奈何。只得迴避他。你們見前日的行凶麼。衆僧出得方丈。都道。好箇糊塗的長老。門子你且休開。只在裏面聽。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禿驢們不放俺入寺時。山門外討火來燒了這寺。衆僧聽得。恐怕若不開來。真箇做出來。只得叫門子拽了大拴。由那野貓入來。門子只得捻。

手捻腳。拽了拴。飛也似的閃入房裏躲了。衆僧各自迴避。

只說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顛將入來。跌了一交。扒將起來。把頭摸一摸。直奔僧堂來。到得選佛場中。衆和尚正打坐間。看見魯智深揭起簾子。鑽將入來。都喫一驚。盡低了頭。智深到得禪牀邊。喉嚨裏哈哈響。看著地下便嘔吐。衆僧都聞不得那臭。箇箇道。善哉。善哉。一齊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扒

上禪牀。將絛解下。把直裰都唼唼剝剝扯斷了。脫下那隻狗腿來。智深道。好好。正肚飢哩。扯來便喫。衆僧看見。便把袖子遮了臉。上下肩兩箇和尚。遠遠躲開。智深見他們躲開。便扯一塊狗肉。看著上首的道。你也喫口。上首的那和尚把兩隻袖子死掩了臉。智深道。你不喫。把肉望下首的和尙嘴邊塞過去。那和尚躲不迭。卻要下禪牀。智深把他耳朵揪住。將肉便塞。對牀四五箇和尚。跳過來勸時。智深撇了狗肉。提起

拳頭朝那和尚腦袋上。唵唵剝剝。只顧鑿。滿堂僧衆
大喊起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此亂叫做捲堂
大散。首座那裏禁約得住。智深一味的打起來。大半
和尚都躲出廊下來。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
一班職事僧人。點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廳、轎夫。約有
一二百人。都執杖叉棍棒。一齊打入僧堂來。
智深見了。大吼一聲。別無器械。搶入僧堂裏。佛面前
推翻供桌。拿兩條桌腳。從堂裏打將出來。衆多僧人

見他來得凶了。都拖了棒退到廊下。智深兩條桌腳著地捲將來。衆僧早兩下合攏來。智深大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直打到法堂下。只見長老喝道。智深不得無禮。衆僧也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傷了數十箇。見長老來。各自退去。智深見衆人退散。撇了桌腳。叫道。長老與俺做主。此時酒已七八分醒了。長老道。你連累煞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攪了一場。我教你兄趙員外得知。他寫書來與衆僧陪話。今番你又大醉無

禮。亂了清規。打攤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這箇且由他。你攪得衆僧捲堂而走。這箇罪業非小。我這裏五台山文殊菩薩道場。千百年清淨香火之處。如何容得你這箇穢污。你且隨我來方丈裏過幾日。我安排你一箇地方。智深隨長老到方丈去。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衆和尚。再回僧堂。自去坐禪。打傷了和尚。自去調養。長老領智深到方丈歇了一夜。次日與首座商量。收拾些銀兩。齎發他到他處去。一面通知。

趙員外。著人來修理賠償。纔把五台山上森嚴氣象。
漸漸恢復轉來。你道這場大鬧。利害不利害呢。



民國六年七月印刷
民國六年七月發行



(小小說)

每冊定價銀五分

編輯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上海福州路河南路轉角

